

親親小奇萊

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

緣起

生命中與他相遇是一種幸福，心中浮起的漣漪，在沉寂不動的世界裡無限的延伸下去。

新店溪畔，花正紅，草正綠，滿地黃花鳴鳥正隨著夏天的風，若有若無的穿梭其間。幾隻白色的小鷺鷥不著痕跡的沿水而下，兩個小男孩坐在七樓的窗台上，童言童語的滿聲歡喜，烏黑沉靜的大眼齊窗向下望去，用他們小小的手指頭興奮的向我指點，心裡有說不出的溫柔的悸動。那一年，我的長子高飛·撒耘六歲，次子耕莘·撒耘四歲，他們是我心中親愛的小奇萊。

夜裡，一夜顯得靜悄悄的，一切看起來既真實又恍惚；只有看著他們安穩甜甜的睡著時，才能覺得清醒。望著他們清秀稚嫩的臉龐，是多麼的天真無邪。2002年，我因為長子敏感脆弱且多病的身體，以及種種緣由事故，決定暫時離開新店溪畔的家，同時也離開工作十五年的大台北地區，返鄉服務。

對於熟稔的親朋而言，都覺得我這突如其來的決定令人不可思議，當時的我心想：即使我甚麼都失去了，至少還擁有一個家，擁有即將身體健壯如山的小孩……；沒想到，僅僅相處一年的公公——李來旺校長竟在一場演講之後仙逝，這是我及所有的族群先進們猝不及防的一場晴天霹靂，當時我回鄉時的決定，似乎已在冥冥中註定好了。如今七年過去了，我除了擁有完整的一個家以外，我還擁有一個曾經消失了 129 年的族群——撒奇萊雅，我想再多的犧牲與奉獻都比我曾經失去的都值得多了，……

桌前燈下映照著幾疊字跡泛黃的文稿，那是已故李校長（帝瓦伊·撒耘）最後的遺作。這些文稿靜靜的躺在桌上一隅，彷彿是傳遞自遙遠的時空，有一種秋天的味道，成熟且感傷。稜角有勁、柔中帶剛的鋼筆字，如印刷那般工整的寫在已經泛黃多時的筆記本上，讓我在閱讀時不禁感受到當時的他落筆時那份專注與虔誠的生命力，彷彿是雪地千里，留下他大半輩子的鄭重足跡。這幾年，我和外子（李校長的長子）利用有限的時間和財力，陸續將其遺作整理出版，其中的甘苦酸甜難以一語道之；對著舊稿一次又一次的凝視，內心不禁湧起一種排山倒海的激動與感動，究竟是致敬還是追悼，是悸動還是緬懷，已是難以分辨了。我能確定的是，生命中與他相遇是一種幸福，心中浮起的漣漪，義無反顧的在沉寂不動

的世界裡無限的延伸下去。

在此之前，總是視族群、部落和族人為業餘的想像，我是典型的都市原住民，生活在游刃有餘的都會生活。回鄉的那一年，經由李校長的悉心帶領，我才漸由茫然無知走進專注經營，族人奮戰都市邊緣及社會壓迫的力量，把我推進生命的另一階段。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有幸與他相處的短暫時光，我見證了他的族群魅力與憂天憫人的情懷，他可能不知道在為我們開起族群文化之門時，就已拯救了一個個像我一樣瀕於孤絕的靈魂。這幾年，當我和外子著手正名運動時，每每身心無力以對時，常常會想起他曾經對我這個長媳過人的期許與照顧。他的厚愛與典範，是我生命中一段非常高貴的經驗。

現在正值族群運動的一個段落，我們繼續利用有限的時空經驗耕耘這塊土地；在燈下閱讀校長的字跡書卷，我情不自禁揭開埋藏已久的記憶。在他情緒激昂、壯闊起伏的文字裡，我才重新發現：一個受到時代壓抑的靈魂，一個我們不曾看見過的李校長。他生命深處的悸動與戰慄，是我們最大的祝福與安慰。他是我們族群的大樹，為我們抵禦刺骨寒風，為我們庇得族群大業。

書寫這一段生命經驗，不僅僅只是為了追尋、確定我們這幾年來的步履走向，同時也是治療生命裡看不見的傷口，提升我們站立的高度去瞭望世界。一場接著一場的暴雨、困惑與挫折，都成為激勵我們繼續往前走的勇氣；只希望這一群努力揮汗耕耘的勇者，能擁有更廣闊的胸襟，藉由實踐校長的意志，讓這支族群能在祖靈的護衛下，延續並且發揚-祖先曾在這塊土地上的光榮事蹟。

今年，我的小奇萊十三歲，身體健壯如中央山脈的奇萊山一樣，文化的火種從回到花蓮的那一刻起，就在他們年少的胸臆間引燃，照亮我的意志，也鑑照我當初的決擇。他們仍是當年我心中，新店溪畔目光炯然的小男孩；親愛的小奇萊，是我心中溫柔的悸動，是在我每一個關鍵的轉彎處，讓我找到追求的方向。

走進奇萊平原

除了生老病死以外，你曾想過：還有更有意義的生活嗎？

在花蓮市郊、荒野山區的灰逼小徑，是我的三子：小小奇萊——飛亞·飛丞，搖搖擺擺學會走出人生第一步的地方；小徑的另一端是奇萊平野上曾經赫赫有名的達固湖灣部落，千百年來幾經生死迂迴的撒奇萊雅族人賴以維生的土地。

這塊土地生養我二十年，記得當時，年輕的我頭也不回的背起行囊，坐上火車追求年輕人的夢想遠颺，心想是不是年輕的心總是如此殘忍：不顧父母的牽掛與養育之恩，總在頭破血流傷痛之餘才偶然想起家鄉的溫暖；十五年後重新踏上這塊

土地竟然近鄉情怯了起來，萬萬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生從此改變，我既離開了光鮮燦爛的台北生活外，還得負起爲了族群運動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同時還得忍受同事及家人不解的眼光與想像，更重要的是我迷失了，不但忘了自己，也沒有自信，常從惡夢中驚醒，看著外子因忙碌勞累的沉睡茫然不已，懷疑這些真的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

在此之前，我曾只是尋常巷陌中的尋常人物，有時生活只像一根稻草般，善良到只能在人間的角落、冷漠的人際邊緣受氣而哭泣，只爲了過著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從來不知家鄉的山可能如何青，家鄉的水可能如何綠。每每因爲芝麻小事氣極心煩、慌張失措，有時更藉著心中的怒火無理的對著虛無張牙舞爪，才能求得內心一絲絲了然於心的平靜。

「我們除了生老病死以外，你會想過還有更有意義的生活嗎？」
有一天，外子淡淡的問我。

天地悠悠，我們卻只有一生，執意的想要守住什麼，卻無法守住地老天荒的亙古，觥籌一交遞時，年華歲月已成空無。

「多少才華洋溢的人都因爲世俗小事的羈絆而一輩子一事無成，或者只自私的讓自己活得『富有一點』、舒適一點，卻不曾在生命中留下一些有意義的足跡。」

他的聲音平靜中有一份受傷後的虛弱，我本來想說點甚麼的竟一句話也說不出口。能把失去至親的殘酷轉化成仁慈與善解人意的壯闊胸襟是何等的不容易，這等萬世常在的民族關懷、千古大業的淡薄與智慧，是啓動往後這一切的鎖鑰，而這一切的啓蒙大師便是他的父親-李校長。

「很少有父親能活在兒子的心裡，我的父親卻一直活在很多人的心裡，包括我自己。」

我忽然想起，我的初衷——怯怯的回頭去望，望著路上多年前那個癡小的、牽著我們雙手的孩子，兩眼晶晶，正天不怕、地不怕的嘻笑而來、吆呼而去，在這奇萊平野上，是我們的家鄉。而家鄉正是散居奇萊平野的四十二個阿美族部落裡，是撒奇萊雅族人隱姓埋名、亢卑相持一百多年來的蟄居之地，每個部落或深或淺記載著族人遊蕩的身世；與校長田調南北奇萊的一年，才使我深深體悟：族人那一段悠長的浮沉之旅，寫盡卑苦一生、寄人籬下的滄桑歲月。彷彿是前世今生，又好像是古往今來，渾沌間我才預見，校長眼下的族人，竟是深藏在他千古胸臆間難捨的親子孺慕之情，是百年前達固湖灣部落，忍受千刀萬剮、凌遲之苦大頭目——辜木·巴利克，讓傷著心的子民有足夠的時間逃脫、遠離滅族之地的死前

宿願，是自私如小我，情牽萬里、心繫朝思暮想的小奇萊…。

隱約中，我彷彿也聽見，祖先的聲音。



他們來自太陽，在人間稍留片刻後又返回太陽，其榮耀和勇氣永遠守護著族人，正義之氣與天地宇宙同在。

「這裡的風，迎著祖父出生時的第一口氣息，也送走他最後的一聲嘆息。
這裡的流水聲音不大，但他說的話是我們祖先的聲音。
這裡的土地是父母的安息之地，也是子女的初生之地，……
我的家在這裡，但是我不懂，為什麼我們的血液竟要從這裡，被無情的驅離？」

他們曾在這片終生摯愛的土地上省思，不時仰望太陽，那裡有馬拉道神（族人社會制度的創始者）、馬讓寶寶（祭儀的創始者）、固拉斯馬轟轟（統帥族人抵禦外敵的頭目）、辜木巴利克（百年前達固湖灣部落受凌遲之苦的大頭目）等先聖先賢，他們胸懷千古噫氣，維護族群文化至死不渝，他們來自太陽，在人間稍留片刻後又返回太陽，其榮耀和勇氣永遠守護著族人，正義之氣與天地宇宙同在。

水璉白宮——校長故居

那裡甚麼都還存在著，只是你看見的意義，使一切不同了。

抱膝坐在白宮外階梯上，望著滿眼寂寂青山，遲遲春日，心中竟有一份巨大幽沉

至今不忘的感動。這幾年的耕耘時光已充分將我們的生命激盪歸於完全平靜，乃至十分的沉澱與澄清。

爲什麼叫水璉白宮？原來是因爲木屋塗上白漆而被慕名而來的學子、政客命名，但她卻相當隱密。離一條主要上山的入口小徑有五百公尺之遠，上山前若走錯岔路可能就天南地北遙遙無期了。中間還橫著高高低低的錯落山頭及茂密的森林，經過一個近 90 度的大轉彎，還得小心車輪掉落水坑或迴轉空間不理想時讓車輪懸空的窘境，即使步行上山也要幾十分鐘了路程；如果沒有受邀貿然闖入，大多數朋友是不得其門而入的。唯一知道水璉白宮的是附近的居民，經過時好奇的甚至親切的和我們打招呼，還有天空中盤旋不已的大灰鷹，牠總是準時在近中午時刻在幾個山頭間不斷的飛轉偶爾幾聲鳴叫，像是森林裡的王者一般，灰鷹的獨自飛翔，事實上並不因此孤單，留下來的永遠是最懂得彼此那黑色羽毛的美麗。灰鷹的姿態永遠不是那樣的受歡迎，但永遠會有牠自己獨特的傲慢，低調但溫暖的生活。

山凹處有一處流水，潺潺流水不再但仍有五至八公分大的白螃蟹流連其間，他們的漢名就叫做太巴塢，光復地區有一個部落因盛產白螃蟹而因此命名，而命名者就是李校長，因爲有他們的蹤影，整座森林竟讓人覺得生意盎然了起來。

利用閒暇的週末下午，我們經常來到白宮整理和除草，雜亂的林地漸漸恢復原來的風貌；我帶著愉快的心情來到初見白螃蟹的山坳流水處，躡手躡腳的走到幾乎爬行的狀況下，去尋找驚喜一瞬間的樂趣。在大番龍眼樹和姑婆芋的樹隙間探查他們可能的蹤跡，我壓低身姿低調到不行地向前慢慢移動，還想辦法盡量減少身體與草葉摩擦，以及枯枝被踩斷的聲音。

「還有白螃蟹嗎？」小兒子飛亞在高處大聲問著我；其實，我也懷疑著、期盼著，想盡辦法從茂密且尖銳的枝葉間尋得芳蹤。終於，在瞬間的猶豫中我看見了牠橫著走路。據研究，螃蟹以前並不是這樣走路的。牠的祖先和其他動物一樣，也是直來直去、規規矩矩走路的。那時候，牠的頭部有觸角，可以像指南針一樣，依靠地磁場來確定方向，以便前後運動。可是後來地磁場發生了變化，觸角失去了定向作用。爲了求得生存，牠便改變了行走方式，從前後運動變成了橫向運動。

此時，我靜如岩石一般。一眨眼的工夫，牠已不見蹤跡。我只好重新尋找，心想：爲什麼螃蟹要這樣走路呢？而且走得真快。從螃蟹的身體結構看來，螃蟹的身體背面有個硬殼，胸部腹甲的兩側有十條腿。第一對像鉗子，叫做螯足，顯得特別強大，是用來攝食和格鬥的；後四對用來步行，叫做步足。每一條足都由七節組成，像個「七節棍」，從末端起分別稱爲指節、前節、腕節、長節、座節、基節和底基。節與節之間由軸面不同的關節相連，形成一個杠杆系統。足的各節只能

上下運動，而不能前後轉動。

白螃蟹爬行速度很快，那尖尖的步足猶如穿上短跑釘鞋一般，最快每秒可爬行 至公尺，是所有無脊椎動物中速度最快的，而且不會像沙蟹般在地上留下一條長長的足跡。

我只好悻悻然的作罷，告訴自己讓牠們自由自在的在深林綠川中遊行，總比成為稚兒手上的玩具要幸福多了。而且大部分的人認知縱谷平原內光復鄉才有的產物，竟會跨越海岸山脈來到東海岸的水璉山區裡，應該是一段耐人尋味的遷徙故事啊。

究竟是甚麼原因使牠們遷移，縱使翻山越嶺橫越花蓮溪來到這兒？我俯身望向身後的高山，連人類都覺得要爬向另一端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事，這種小小的生物竟然能用小小的身軀，存活至今，並且一代一代的繁衍，經得起歲月的淬煉來實踐生命的真義？

正忙著在路口種植和整理繁衍過路面的地瓜葉時，宋德讓主任正由他的田野轄區驅車下山，閒談時問他白螃蟹 tafalong 是怎麼一回事？

「太巴壟？為什麼問太巴壟？」

我心想他大概不知道這裡有吧？！也可能是因為他的土地上沒有流水河川，因此看不到這種生物已悄悄的在這兒定居好幾世紀了。
後來他看我似乎意猶未盡，勉強的和我搭上幾句。

「太巴壟部落位於花蓮縣光復鄉，因為過去太巴壟附近的馬太鞍溪中，有許多的白螃蟹，而阿美族的 habalong 指的就是白螃蟹，而 tafalong（太巴壟）就是由 habalong 引申而來的。」

啊！宋主任我想起來了。以前我公公曾待在太巴壟國小喔，難怪那時候整所學校都在雕刻，其中雕刻的特色除了太陽、山川以外，就是白螃蟹了。」我接著說。

「太巴壟的文化特色表現在傳統木雕上，主要是呈現在祖祠中的橫梁與壁柱，而雕刻的圖騰多以太陽、螃蟹、勇士、日月山川為主。

白螃蟹的圖騰在太巴壟的文化中占著不能抹滅的地位，這是因為相傳過去阿美族人不必要工作，就可以靠著捕捉馬太鞍溪中的白螃蟹解決三餐，於是，在許多阿美族人的心中就有這個夢，希望有一天神會再出現，像過去提供白螃蟹那樣，照顧

他們窮苦的生活，再賜給他們脫離貧困的「白螃蟹」，白螃蟹也因此代表了一種神聖的象徵，而太巴塢也常被人稱為白螃蟹的故鄉。」

看他汗流浹背、精神奕奕的認真回答，在陽光的映照下顯得莊嚴而親切；我告訴他自己為什麼喜歡來這兒的原因，因為汗流浹背的滋味其實很棒的呀，看見花木扶疏、整潔宜人的在山野間錯落有致的成長，會很有成就感的。更重要的目的我避而不談，卻被宋主任一語帶過。

「還好這個家你們能抽空來整理，對很多人來說，李校長就像是一種神聖的象徵，沒有他就沒有今天團結向上的原住民！」

頓時，心中滿懷歉意，那裡甚麼都還存在著，只是你看見的意義，使一切不同了。我想，這樣的開始或許是我們思念他最有力的著力點吧。

上山的路是辛苦的，沒有人敢說上山的容易。然為了欣賞大自然的美景，這是旅人必需付出的代價。我不是旅人，卻是這片山林其中一位孕育者的身分；自己從不會想說上山的路還有多遠，只知一步一腳印，終會有到達的時候。累了，就停下手邊的工作，看看四周，享受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風的輕吻。大自然會給我們持續前進的力量。

偶的抬頭，又一蒼鷹迴旋而上或盤旋而下；想起小時候，「老鷹捉小雞」是大家常玩的遊戲，記得的有一次上山來探望校長，聽他談天說的時，他說：

「老鷹是民國五六十年代常在天上看到的鳥類；那時河川沒有受污染，水質清澈見底，水裡溪哥成群，老鷹就在河川邊四處盤旋覓食。鄉下農家養的小雞更要提防老鷹的來襲。

其實鄉下不只有老鷹一種，尚有粉鳥鷹—鳳頭蒼鷹、斑甲鷹—台灣松雀鷹、食蛇鷹—大冠鷲等。老鷹只是人們對勾嘴、利爪及眼神兇猛，飛行時常翅膀不動地繞圈子的這種鳥的通稱。族人也很習慣地將附近常見的鷲鷹稱為老鷹。而大人們也常常以會被老鷹抓走來警告哭鬧的小孩，老鷹讓人們從小就又敬又畏。」

他嘆了一口氣，似乎又想到了甚麼事，眼神顯得淒涼而無奈：

「老鷹的羽毛對族人來說非常珍貴，花蓮市以南的原住民部落頭目或領導階級是用老鷹羽毛代表崇高的地位，現在則因為保育的關係，改用人工羽毛，有珍貴尊重的意義就好了。我們部落的頭飾因為和阿美族人混居的關係，也有部分傳承一

樣的意義；他們的頭飾包括三個部份，以紅毛線編織而成，並綁在額頭上的，稱 salilit；覆蓋在 salilit 上面的，且有齒狀條紋及鏡片的，稱為 regets。在頭部的兩側或後方，可插白色羽毛，用白色羽毛是象徵太陽的光芒，因為族人認為太陽的光芒代表母親的愛。頭飾代表的意義：一為識別階級用，一為象徵男子權威。成年禮儀中，青年所戴的大羽毛冠 takaku，使用白色羽毛在頭上是：「我尊敬媽媽，始終把媽媽放在最高，表示我敬愛『太陽媽媽』的意思。在冠的外側以兩條長長的紅布條，上面縫上白色的羽毛垂掛在胸前，稱為 marai,作為美觀裝飾之用。在跳舞時隨著身體移動而飄動搖擺，大家認為最好看。在七十年代以前，成年禮儀中青年所戴的大羽毛冠 takaku，以往用 tounkaang（台灣藍腹鷗）尾巴有兩枝白色羽毛來製作，後來因此種鳥類逐漸稀少，製作成年禮的 takaku 羽冠，就改以進口其他種鳥類的白色羽毛代替了。」

常想，校長退休後選擇這個人煙罕至的地方作為他晚年駐足點的理由，除了可以遠眺海邊的家鄉以外，一定還有著甚麼讓他的信仰與追求，即使到了暮年時期卻不會有絲毫動搖。我們的族群面對在這樣艱苦困難的時代，他一路碰撞摩擦，點燃世局對他炙燙無比的記憶；即使在他隱藏病痛纏身的晚年，他仍持續對當前政局，執筆表達抗議與批判，這一些成了族人靈魂深處的巨斧鑿痕，都將伴著我們繼續搏鬥下去的理由；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都只是一時的演出，但他對族群關懷的生命、致死不渝的情操，才能夠超越、能夠永恆。

校長故居還留存著當年族人送給他的美麗頭飾，猝然覺得有一種無邊的寂寞四面埋伏而來，生命的迂迴，比我的想像還要曲折。凝視這頂曾經有著旺盛生命力的頭飾時，我突然明白了，這些及其種種作為都是他留在人間的禮物；而水璉白宮則是他沉澱、匯聚祖先智慧開始的起點，他並不是只要我們懷念他而是要充分的運用他僅僅留存在世間的禮物，作為族群文化運動的使力點；頭飾是靜止的，但是它一旦啟動想像時，那些靜止的羽飾變成了空中盤旋而上的灰鷺，銳利的目光像熾烈的陽光般灑向大地。頭飾不再是頭飾，它與我的想像匯成龐沛的河水，悉數注入空曠的胸臆。從前無法理解的，無法看透的，現在將都了然於心。

典型在夙昔

帝瓦伊·撒耘（李來旺校長）

記得有一回去水璉白宮看他，他正努力的透過不甚熟稔且有限的語彙閱讀：蘇格拉底；透過反覆思考與省思，領受前人智慧的巨大力量。他深知書海浩瀚，因此滿屋的書香代表他把學習當做漫長無盡的旅程，心思細膩的他如同門上掛著思考的愛因斯坦圖像。

曾經問過爲什麼不住在部落裡和村人住在一起？

「這裡較安靜，」望向遠方的眼神似乎在回憶著什麼；「而且這裡曾是我的祖先耕作的地方，每一棵樹和每一株花草都代表著他們曾經耕作的記憶，這兒的風聲就像是祖先的聲音，土地就像大地的母親。」

話中充滿了對親人的思念，校長的思念所燃起的光與熱，即使到今天我還可以感受他思念裡的餘溫。我想，記憶一旦在靈魂深處造成顫慄與震動，才有可能刻苦銘心地保存下來，並轉化成一股重生的力量吧！

晚餐時刻，他隨手摘起路邊的野菜：野茼蒿、山高苣和龍葵，還一邊和我說吃不慣都市裡的大魚大肉，這樣混在一起煮成一鍋湯就夠他飽食好起幾天了。看見餐桌上已經咬了幾口發霉的糯米糕，他還捨不得丟棄，好端端的包在透明袋裡像是在等待主人隨手可以再吃一口似的；有時說著說著又拿起筆來寫些東西，書桌旁吊掛著的小黑板早已寫滿了不同時間的註記，白板也不遑多讓的排滿了幾個星期的行事曆，住在山上的老人除了風聲、雨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他是事事關心。

有些日子他常到台北開會，他總是提著一只手提包坐早班的列車，然後又坐夜間的火車回家；我擔心他回家後還要驅車回水璉，山路窄小黑暗非常危險，想多留住他一晚。

「回家還怕黑；」他的嘴角露出淺淺的難得看到的愉快微笑。

「況且，我還有家人。」

我愣了一下，想著還有誰啊？「還有優里（狗名）和三隻虎斑貓呀！」外子說他每一次養的狗都叫優里。

他還開玩笑的跟我說：

「我的好朋友五色鳥和竹雞，早上若看不到我會心情不好，就會不停的吵架，我怕會讓心神不寧的獵人來找他們麻煩哩。」

水璉白宮門前斜坡上的幾棵大樹上，有他特別訂作的鳥台和鳥屋，除了方便餵食之外，也方便時常觀察牠們的動態；家裡桌上還有一本自然珍藏的鳥類圖鑑，還常和我討論鳥類的習性以及在原住民社會中鳥類具有的重要地位！校長喜愛所有的鳥類，唯獨討厭烏鴉，因爲在神話故事裡，最懶的女人才會變成烏鴉。

坐在向晚的窗口，望見滿天夕陽如洶湧的酒色，如今愛因斯坦、蘇格拉底和鳥類圖鑑，就像六年後的今天壓在玻璃紙墊下的手稿，靜靜的攤開在室內柔和的燈光

下。想像當時的他，每個夜晚俯仰之際，生命的重量全部都落在筆端。隔著玻璃端詳他的筆跡，彷彿再度看見當時的他：穿越過追逐風浪的旅途，從花蓮的北方到南方，從市區到郊區，從異鄉到故鄉，從少年到暮年，這些文字已完成雙軌旅行，彷彿他精神的化身，錯落地烙下多少年來的風雨跋涉與戮力族群運動奮鬥的血汗。一字一句都代表著情感上的微波漣漪，但如今這一切都已幻化成泛黃紙上的漫漶文字了。

夜受星光眷顧的三尺書桌就放在屋內臥室的牆腳。東向太平洋，只為眺望故鄉的海岸與村落。依稀彷彿土地上孤獨的身影，總是習慣坐在朝東的窗口桌前。手上緊握的筆，承載著無以排遣的壯志豪情，兩萬多的日子、七十餘年的生涯，豈是一枝衰弱的筆能夠抵禦？細讀他的作品，不難發現三千里路的壯闊山河和長年來奔走部落的足跡，不但增廣了校長的見聞，開闊了他的胸襟，還醞積豐厚的學養，營造出別開生面的人生花園。他以扎實的學識涵養基底，涉獵寬廣兼容並蓄，透過生動的神話故事與部落祭儀，構築一座廣大寬闊的族群金字塔，讓人們悠遊其中、盡情探索並觸發感動。藉由書寫，他在世界地圖與歷史洪流中披沙揀金，挽回過往雲煙帶領族人馳騁時空，發掘並發揚我族的歷史於不凡與高貴。

那年，我從台北風塵僕僕的回到花蓮。還沒來得及將行李卸下安頓，一大早就來到家裡找我。

「有幾件事想拜託妳來做做看，很簡單。」

語氣裡看似輕鬆，可是他的神情卻是莊嚴肅穆的。多年後我才輾轉得知，前一天他才去台北師範大學開會，才和一位原住民語言大老吵了一架，就是今天他拜託我要做的事。

「我們這組有六個人，有四位耆老和我，我們缺少一位像妳一樣會打字和編輯的人，你過來試試看。」

我也天真的以為很簡單，在學校上完課後，在家裡或圖書館乖乖的編寫整理每次開會的語料和錄音。每編寫整理完一部分，是最辛苦的時候。因為我不熟習原住民語的羅馬拼音，常常被校正得一頭霧水，原稿更被改得滿目瘡痍，回過頭來還得更辛苦的編寫，更好笑的事是我還得到各部落去示範教學觀摩。經過一段時間的痛苦磨練，我終於有一點開竅：他說的簡單是相對於我這種異地都市原住民的書蟲而言，教書十五年卻從沒真正的教過原住民小朋友，回來花蓮肯定是上帝的旨意！我也只有這樣才能安慰我自己。

這幾本奇萊語（撒奇萊雅語），是他生命的最後壯舉，我們從南到北到處蒐集相

關語料，整合各社各村落的意見；記得有一回我們到花蓮豐濱鄉的磯崎部落開會，下午在微微海風的吹襲下大家都昏昏欲睡的，連一旁遠從台北政大來的教授都忍不住睡著了，我和一旁錄影的研究生相視而笑，他問：

「你們都這樣開一整天的嗎？」

「對呀！有一次在瑞穗鄉的馬立雲部落還下了一場傾盆大雨，大家還成了名副其實的落湯雞呢。」我笑意昂然的想起那次經驗，當時嚇人的雷聲還轟隆轟隆的在我耳邊響起呢。

不曉得為什麼跟他一起工作，從沒感到壓力，而且都是在很愉快的氣氛下完成一次次的編纂工作；他的殷殷期盼就這樣一字一句的編進一本本國教本裡，他的責任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卸下，族群復振的壓力在他的肩膀上漸漸形成了不同凡響的反擊力量。就這樣，一年內我們完成了（國小 1- 年級）三階撒奇萊雅族語材料，在送去台北審核的空檔，我到台北和在當地工作的先生會合，並且準備過暑假。

沒想到，這一去竟是天人永隔。民國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晚間，他遠走人間，回到太陽的故鄉：馬拉道祖靈的懷抱。

我想起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不禁在夜裡倒在外子的懷裡失聲痛哭。我想，年年夏末，我都無法忘記當時和他南來北往探訪部落時鶯飛草長，雜花生樹間的談笑風生與摳摟垂垂老矣的背影。這是一段難以忘懷的經驗，一直以爲天蹋了下來仍有山頂著，山如果也倒了也輪不到我去撐起天下；這次我可能失算了……，我突然想起最後一次，他看我編輯校正後的族語版本時說過的話，口氣有些兒遙遠而沉重：

「會不會因爲有你們的努力，撒奇萊雅這個族群會有重現天日的一天？！」

記得他說話的時候，表情裡有滄桑也有感恩，而且那樣的哀戚。把數十年來的教育情感、走訪鄰里部落的遙遙萬里路的艱辛都灌在裡面一再耕耘。他和民族、土地、時序之間那種血脈相連的殷殷切切，使我心中不知哪裡有一個傷口輕痛起來。當時，我們無福像其他的族群快樂自在的享受民主之下的自由，不敢大聲說我們是撒奇萊雅，是一支曾經馳騁在奇萊山下、奇萊縱谷平原上的強壯民族；1 年的秋末，被外族火攻滅絕、侵略殆盡，就像硬生生被折斷的銅鏡，一百多年來躲在阿美族人的羽翼下仍然堅信：火裡去火裡來的重生意志，祖先的光榮仍有一天會重新鎔鑄破鏡爲完整的圓。我們是在一失足間被跌碎的腿脛骨，但知道那傷痕會癒合，我們仍可以站起來行遙遠的路。

他就像一個憂患的父親，在我們的心中鑄下深入皮肉的叮嚀，並使我們終生載

負；他帶領我們胸懷大愛，去爲之忍苦，爲之神傷，成全我們一個完整待傾的自己，在一揮灑間成爲歷史。歲末隆冬，我們在一段時間的哀戚後收起一群流浪異鄉的撒奇萊雅人的哀愁。栽一棵民主的仙桃，鍊一丸自由的仙丹，相對於大多數人的私心自期，民族的命運卻成爲他終生的職志，綿延萬紀，直至他倒地不起。成爲萬人矚目、追封成爲原住民的國父，不曾成爲他志得意滿的快事，遠見雜誌調查成爲影響台灣四百年來的重要人物之一，也絕非他自負的成就。一袖清風，嶙峋而立的智者，永遠憂心忡忡著原住民的未來，是他在多人心中的勇者形象。他，重新開啓人們對撒奇萊雅族的歷史記憶。

遙遙重生路

窗外有風，是祖靈的召喚還是扛負？一句句叮嚀著我們。這裡有大塊的噫氣，有千古聖賢對我們的啟喚。

校長盍然辭逝時，最小的兒子正逢其生，生死交替悲喜難抑；我想起一代偉人岳飛的母親：生他的時候，她夢見大鵬鳥騰空而飛，華麗無比的在九天振翼，鵬翅張開，像垂天的雲…然後一切落實，大鵬斂翼，一個小嬰孩在她膀臂中試他響亮的初啼。而此刻，我們在艱難中誕生的嬰兒，棕紅色的筋肉墳起的脊背望之如平原山川，且像亙古大地一樣勁健活潑；心想，那樣的背將挑起怎樣的苦難？那樣的骨樑將承諾多少擔當？一脈山川能鍾靈毓秀於多少豪傑？

她給孩子起名叫做「飛」，他是她的夢，她的翱翔的渴望。我給孩子起名叫做「飛亞·飛丞」，他的名字是撒奇萊雅族復振之路的渴望，是人間最沉重的意義，承受校長最刻苦銘心的叮嚀與歷盡劫難的文化戳記啊。

還記得，多少年前我還坐在廳堂的一隅聆聽李校長演講時，從來沒有想過多少年後我會跟隨他走上民族復振與鄉土研究的道路。我不記得與李校長有過任何族群與神話故事的討論，兩人也不會有機會接觸，只記得他幽默風趣的比喻，總將沉悶無聊的話題轉化成天翻地覆、令人爲之莞爾的深刻印象。在台北生活的騷動年代，我一直停留在最爲惶恐也焦灼的時刻，原住民社會的命運也正值穿越驚濤拍岸的年代；彎曲的生命旅程，常常會被安排與許多人與事錯身而過。有些註定是淡漠的，並淪爲遺忘；有些則產生強烈衝擊，終致刻骨銘心。我始終無法忘懷的，是李校長每每演講後帶給我的族群概念與悲切省思，那樣的師承已不是任何情感所能概括，而是蘊藏著精神的昇華與救贖。這一段時間，我相繼結識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當然也包括不期而遇的外子，從此，我們南北聯合一起爲原住民社會分擔一些小工作。這段時間，因爲得到啓蒙，我的淺薄與自恃漸漸轉化成一種溫柔的力量，在李校長的帶領下，得到了認同與發揮的機會。

這幾年的原住民尋根運動，悲苦多於喜悅，悲苦多於喜悅，哭泣遠勝歡笑，攜著

我和外子（督固大哥）走過太多交錯的路口。在那樣冗長的追逐中，撒奇萊雅是我們僅有的信仰，彷彿是夜裡我們得以專注凝視的星辰；星的方位，決定路的方向。這條路我們走得極為艱辛，一路上除了那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以外，也因為有了李校長精神上的暗示與召喚，才使我們更有決心突破重圍，繼續完成校長多年來的未竟志業。

就在校長往生一年後，各方有心之士不待我們召喚，紛紛響應，復振運動於是開始。做為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我們的背上不也扛負著一句洗不掉的戳記：精忠報國。如同所羅門王雅哥書所云：

將我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
待在你臂上如戳記。

2007年一月，行政院頒布公開承認，撒奇萊雅族為中華民族第十三支原住民族。

多少年前的廳堂一隅的聆聽，是不是一種預言已經神秘降臨？從教育文學的軌道轉換到族群歷史，冥冥中應該有一種力量在牽引。一代偉人岳飛的母親，手持小小的針尖，是人間最沉重的筆。沒有人知道那樣的刺痛曾經是令人刻苦銘心，也鮮有人能夠了解那樣的扛負是多麼的輕省！故族之思，家邦之愛，豈僅僅只是在千年前那位中國少年的背上，它豈不也是你我以及天下有心人，終生扛負在背上的一句叮嚀和戳記啊。做為一位族群的傳承工作者，個人的長生雖不期，民族的大運卻可綿延萬紀，永生不衰。

做為一介傳承的種子，終有一天，我們將屹立成山，在一揮灑間成為歷史。

鬼頭刀魚——美崙山

山上參天的古樹，點綴著錯落有致的滿山刺竹以外，巍峨山頂的兩座白色氣象觀測站，是我幼時暗藏魑魅鬼影的想像。

小時候對家鄉的記憶，眼前總是一望無際的青翠田禾，禾籬竹邊徘徊的則是搨著雪白翅膀的鷺鷥飄然來去。屋後則是翁翁鬱鬱的竹林，閒時坐在家中也能聽見林中鳥兒一片啁啾。從家裡遠遠的就可以望見一座看似小土堆的美崙山，山上遮天蔽日的一片蒼翠，涼陰陰的映照著人們的襟袖與面頰，像是給人一種自在肅穆之感。

山上除了參天的古樹，點綴著錯落有致的滿山刺竹以外，巍峨山頂的兩座白色氣象觀測站，是我幼時暗藏魑魅鬼影的想像。小時後，阿嬤常帶著我騎著腳踏車到美崙山（Pazik）下巷陌間訪親拜友，看起來近在咫尺的小土堆，走到時我才驚

覺這一段路並非我想像，汗流浹背和被太陽曬昏頭的經驗，算是小看美崙山送給我一個小小的教訓吧。一路上的閑靜田野漸至熱鬧街景，盡是喧囂的市聲和汗濁的灰塵。再轉一個大大的彎路上了一座大橋後，感覺就好像從狹隘、擁擠、喧囂和繁文縟節重重束縛中解脫出來似的，重新享有睽違已久的寬闊、幽靜與閒適。

美崙山，族人舊稱「八犁克」(Palik，漢譯為鬼頭刀魚)，是撒奇萊雅族神話故事裡的原鄉。遠看美崙山北高南低、大頭小尾的模樣就像是隻活靈活現的鬼頭刀魚呢！很難想像，現在每天百人以上例行上山運動的小土推，路邊不經意的荒草樹石中，恍惚記載著上古神怪漫走的痕跡。一路上奶奶也沒閒著和我這個沒耐心的小毛頭說故事，傳說阿里卡該(Alikakay)是個身體碩大的巨人鬼神，祂金髮、碧眼、毛胸、藍膚，身材巨大，能夠站在海上呼風喚雨，改變天氣，時而盤踞在美崙山上，做惡人間。奇萊平原(花蓮市)各部落族人便奮力與之對抗，隔著水草豐美、汨汨泉流的美崙溪，戒慎恐懼的生活著。來自太平洋海上的水氣，中央山脈的雲霧雨露，座落美崙山成爲森林蓊鬱、樹藤盤紮的神秘之地，它是不可侵犯的「禁地神山」。族裡的巫師用台灣芒草結成「布龍」(polong)，阿里卡該嚇得跪地求饒，不再四處捉弄與作怪，還答應族人每年的六月，請族人用糯米糕、檳榔及米酒等祭品向東方的海岸祭拜，祂們將用神通廣大的力量，幫助族人取得豐富的漁獲以感謝族人的不殺之恩。之後，阿里卡該變化身爲雲霧越過美崙山頭飄向遙遠的天邊，不在危害村落裡的族人了。因此，每年的六月，族人不分男女老少到美崙溪口舉辦每年一度的捕魚祭(海祭)，除了感念先烈先賢的戰鬥故事外，也履行當時對阿里卡該的承諾。從這些故事，族人依循傳統衍生了許多現行的生活秩序、空間意義、祭典儀式以諸多文化現象。

但美崙山這樣的小土堆又怎麼來的呢？記得我歪著頭問奶奶時，奶奶一時爲之語塞，隨便搪塞幾句什麼小孩子有耳沒有嘴的理由唬弄小孩，直至民國八十三年才因爲幫校長編寫神話故事，才正確的得知這難能可貴的故事。

傳說，有一個力大無窮、伸手入天、抬腳跨海的大巨人，名叫卡達·孚旺，他居住在花蓮東海岸。他的心地非常的善良，而且工作非常勤奮，他娶了一位阿美族姑娘，而且生了一個小孩。



我們的想像力常常無法追想那樣的天荒地老，亙古流長的故事卻填滿每一個漂流在異地的遊子呢。

有一天中午，卡達孚旺工作以後覺得肚子餓，左等右等都等不到妻子送午飯來。他不耐煩的站起來，身上所掉落的土屑便堆積成海岸山脈，隨手一丟，手中的土堆就變成了美崙山。

他心急的跑回家，居然發現妻子和孩子被野獸咬死了。從此以後，他無心工作，沒了工作，只好偷拿阿美族人的糧食。

這一天，他又到阿美族村落偷糧食，憤怒的阿美族人設了陷阱將卡達孚旺捉了起來。

被抓住的卡達孚旺沒做任何的抵抗，只有對阿美族人說：「千萬不可以刺破我的膽，還有我死後要頭朝南、腳朝北的埋葬」。

憤怒的阿美族人紛紛拿了竹子刺向卡達孚旺，一位冒失大意的族人不小心刺破了巨人的膽，膽汁如山洪爆發般流向大海，所以從此以後，海水就變成鹹的了。

在東海岸管理處出版的祖先的智慧-書末有特別交代這些故事其實是來自撒奇萊雅族人耆老所留傳下來的，雖然我的奶奶早已仙逝多年，但是我相信在天之靈的她應該也知道這個故事吧？天地悠悠，我們卻只有此生可待。盤古一瓣清燭便是

三萬六千載；李白蜀道難忘的時光倏忽也有四萬八千歲，天上的星光閃爍，天文學家隨口就是幾億光年……，我們的神話，奶奶的故事忽忽又過了四十載，我們的想像力常常無法追想那樣的天荒地老，亙古流長的故事卻填滿每一個漂流在異地的遊子呢。

頭目——辜木·巴利克（Komod Pazik）

大頭目則從早到晚一刀又一刀的慘遭凌遲的酷刑，直到傍晚臨死前，血流滿地、片片肌膚四撒，仍堅毅不屈強忍住最後的一口氣。

爲了紀念在花蓮市達固湖灣戰敗而亡的祖靈和因此慘遭一千刀凌遲而死的頭目：辜木·巴利克，正名後族人決定：每年十月的第一個週六，族人會舉辦火神祭（palamal）。

九二年六月，我大腹便便的趕到水璉白宮，因爲路途甚遠，途中我還因爲一度不適，將車子停在路邊稍息一會兒才又繼續上路，年輕躁急的我當時完全不知這是一場難得的會議，現場除了聚集所有的撒奇萊雅精英以外，還有不少研究生參雜在裡面做紀錄。

那也是校長最後一次主持的會議。

命運的銜接是一種神祕的安排，我從未遇見。那一年回花蓮，我追隨著校長所做的事，所見的人，竟是我們日後從事正名運動時，無法避開不談的關鍵人物。許多偶然的、意外的、即興的記憶，有些是註定要埋藏遺忘，有些則成了日後需要的沉澱累積。

當我到達時，我只記得他老淚縱橫的訴說著達固湖灣事件最後的片段，大頭目辜木·巴利克最後牽著頭目夫人伊婕·卡那邵，帶領一群傷亡甚重的年齡階級一字展開出來投降；清軍爲了殺雞儆猴，南召阿美族、七腳川族，北吆喝太魯閣族、噶瑪蘭族來觀看族人一一遭遇殘忍的對待。最後大頭目目睹夫人像夾心餅一樣，遭清軍蹂躪頭爆腦漿死在兩塊剖半的佳冬樹幹內，大頭目則從早到晚一刀又一刀的慘遭凌遲的酷刑，直到傍晚臨死前，血流滿地、片片肌膚四撒，仍堅毅不屈強忍住最後的一口氣。他知道他不能死得太快，因爲在他們挺身出來投降時，老弱婦孺才得以有足夠的時間，徹夜逃離這人間煉獄般的土地，頭目要他們逃得夠遠，才能夠讓自己的靈魂得到安息啊！

我遞杯茶給他，他的眼角還泛著淚光，邊啜著茶水邊低咕著：

「還有些人沒有到，是不是迷路了？」

「應該是…，這條山路有點難走。」

我虛心的回應著，自己也因為路途及山路迴旋因而遲到，但他還是兩眼灼灼的四處張望，一心期待貴客的來到。

爲了安撫他焦急低落的心情，我拿起他的四幅畫作，就散落在白板下的四周。

「爸爸，這些畫也是達固湖灣（加禮宛）事件的圖說嗎？」

這時他才將眼光移向畫作，眼裡盡是哀傷。他囑意我將畫收好，緩緩的說：

「畫得不是很好，但不這樣畫，恐怕很多人都不會記得。」白底畫布上簡略的圖繪可以看出校長多年採集故事源由的用心，斑駁的黃色斑點訴說著畫作已有不少年的藏拙歲月了。

「這個故事，有很多研究者寫過，但是總不是我們自己的觀點，有空我們來一起研究看看。」

當時的我並不了解校長的用心，多年後再目睹畫作時我不禁潸然淚下。我們小心的將畫作收藏並拍照留底，深怕一個不小心就遺失這些珍貴的作品，這些將是歷史上最血淚心酸的故事還原啊！

辜木·巴利克就住在花蓮平原上靠西山的達固湖灣部落，1 年以前，這個堪稱奇萊平原上叱吒風雲的部落，因為要衛族保家，以深厚達四百公尺的刺竹林爲城牆，而只有部分族人知道的密道則在數尺深下的水底；北防太魯閣族人的侵擾，南守七腳川族人的盜獵與覬覦。年紀輕輕的辜木·巴利克，因為絕頂聰明、勇敢擔當深獲族人的認同，成爲奇萊平原上數十個部落裡首屈一指的大頭目。

奇萊平原地處肥沃平整的黃金地段，東向太平洋西倚中央奇萊山脈，經過的外族：荷蘭、西班牙以至開山撫番爲名的清朝大軍，無不覬覦這塊廣袤豐富的後山肥沃土地。

西元 1878，發生在今新城鄉與花蓮市的「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可說是原住民族的「228 事件」與「白色恐怖事件」。參與反抗、反奴役戰役的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族的戰爭英雄，他們的屍骨與精神被遺忘在荒野足足 130 年了。

清同治十三年（1874 ），發生日軍進犯南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後，爲避免外國勢力對後山地區的覬覦，清朝政府開始注意台灣後山的經營，著手「開山撫番」。

光緒元年（1875），清朝政府以「開山撫番」之名的將殖民勢力推進到後山，並在各要地駐紮軍隊，同時也鼓勵漢人到後山侵墾，若有原住民族群反抗則以軍隊鎮壓或殺戮，造成後山原住民族群的生存空間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清朝國家勢力尚未進入後山時（花蓮、台東），遭受清朝政府與漢族雙重壓迫的噶瑪蘭族人，大約在 1840 年代，被迫從宜蘭遷逃到奇萊平野建立堅強穩定的家園—加禮宛社群（東部地區原住民族群，習慣稱噶瑪蘭族為加禮仔宛），是奇萊平野北邊最強大的族群，加禮宛社群的北邊、西邊有太魯閣社群；西南邊有七腳川社群；南邊有南勢阿美社群以及撒奇萊雅族，即便如此，噶瑪蘭族人仍擁有相當的武裝戰士可以保衛家園，當時各族各社群均擁有一定自我管控的土地空間。

清朝軍隊駐營在「鵲仔埔」（今大漢技術學院附近）靠近加禮宛社群，常有侵擾部落之事發生。光緒四年（1878）的三、四月間，在美崙溪北邊的加禮宛社群因官軍招搖撞騙，又按田勒派，詐索噶瑪蘭族人不少金錢；不但發生官軍購買土產時過於欺壓，且有凌辱婦人之事發生，在忍無可忍之下，負責捍衛部落安全的噶瑪蘭族戰士展開一連串截住官兵請糧文書、突襲營房、毀壞水井、攻擊營哨等游擊隊式的反抗行動，此一連串的舉動被清朝視為挑戰統治權威，因而提高加禮宛社群地區的緊張情勢。

當時，噶瑪蘭族人聯合與其關係良好的撒奇萊雅族人共同抵抗清國殖民勢力，以當時清軍的駐守兵力是無法擊敗兩族勢力。因此清軍除了動員駐紮在後山的軍隊之外，也從後山以外的地區以輪船載運軍隊前來鎮壓。清軍原本要攻擊的主要對手是噶瑪蘭族人，但在總兵孫開華、吳光亮等人登上米崙山（美崙山）查勘地勢後，爲了要孤立加禮宛社群，決定先攻擊巾老耶社（撒奇萊雅族）。

1878 年 9 月 6 日（西曆 10 月 1 日），清軍以現代化武器發動無情的攻擊，軍隊行進時被加禮宛社主戰派領袖 Dafu Wanu 得知戰情即刻率領戰士前往南方欲通知鄰近的撒奇萊雅族，不幸路途中被清軍截擊陣亡。

1878 年 9 月 6 日、8 日（西曆 10 月 1 日、3 日，週二、週四），清軍先後擊潰撒奇萊雅族及噶瑪蘭族，這就是所謂的「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這場戰役不幸造成、千名族人的死亡，兩族人原居土地也流失，民族力量急遽萎縮，影響至爲深遠。

「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結束後，清軍採取報復與威嚇伎倆。即刻捉拿領導戰役的撒奇萊雅族頭目辜木·巴利克，將其綁在大樹上處以慘忍的刮千刀凌遲，而頭目夫人則被夾在兩塊茄冬大樹幹中間，清兵數人站在樹幹上跳躍活活把人壓

碎，清軍更強迫附近未參與戰事的南勢阿美與七腳川等社群在旁觀看這慘絕人寰的極刑。

至於活在恐怖當下的兩族人，總兵吳光亮採「勒遷以分其勢」的報復手段，強迫部份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人遷離原居部落到花東海岸與縱谷平野，被迫遷離的族人有的寄居阿美族部落、有的建立新家園，兩族自此隱匿消聲成爲流浪的民族。

時至今日，「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已發生 130 年，但兩族後裔不向命運低頭，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完成正名（復名）的歷史任務。然而，族群文化與民族生存權益已嚴重流失，民族重建工作極爲艱鉅。



爲了紀念達固湖灣戰敗而亡的祖靈和因此慘遭一千刀凌遲而死的頭目：辜木·巴利克，正名後族人決定：每年十月的第一個週六，族人會舉辦火神祭（palamal）。

爲了讓族人、大眾社會，能更清楚瞭解 10 年前所發生的受壓迫民族的壯烈反抗行動與日後無止境的苦難，並盡力還原真相。兩族人合作籌辦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祭祖祭祀、紀錄片展、文件展、攝影展、繪畫展、傳統歌舞發表、手工藝展、古戰場憑弔、兩族觀點發表，以及兩族結盟聲明等活動。是期望藉次機會，

重新結合兩族微弱的力量，激發兩族文化復振及民族意識抬頭，並向社會發聲—清算歷史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避免不公不義的事件重蹈覆轍。

摘錄自葛馬蘭與撒奇萊雅族加禮宛（達固湖灣）戰役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路看下來，不免心驚！看到的不是種種神異，而是一幅幅人生苦難的圖解啊。難怪老校長每回老淚縱橫，他傷心的豈止是族人的四分五裂南北奔逃，而是頭目甘以一身身軀換取族人逃亡的時間，他痛的不是身上的血肉一片片被割離下來，而是族人扶老攜幼痛失家園的一絲絲凜冽情懷啊。

而一百三十二年過去了，一幅幅昂貴的畫作或在生前或在身後，而我們，何時才能夠在人間留下一片蜿蜒曲折的蒼翠或凜冽人心的感人故事嗎？

刺竹與火神祭（Palamal）

這一把火，燒毀了達固湖灣部落，也將撒奇萊雅族燒進歷史洪流之中。

刺竹（tatekauan）又成為部落的圍牆，相傳花蓮市達固湖灣部落（位於國福里，近佳山空軍基地）每六年就會舉行成年禮，年齡階級的第一級少年就會在部落的外圍中一圈刺竹林，一方面做完年齡階級成年的洗禮，一方面又可捍衛部落，層層支節皆佈滿大小不一的竹刺，可免受外族的侵擾。

善於利用竹材、樹皮做為族人童玩素材的宋德讓主任告訴我說：

「自古以來，竹子一直在先民的生活裡，佔有著重要的地位，小從吃飯用的竹筷、裝東西的竹簍，大至睡覺用的竹床、竹搖籃等，種種的竹製品，皆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這麼多種類的竹子裡，又以容易生長且生長速度頗快的刺竹，佔有著最重要的地位。」

他邊用粗糙的雙手編織竹蜻蜓做為下午教學用的媒材，邊拿起手邊早上剛採摘下來的竹子，若無其事的說著：

「刺竹是竹類中較堅韌者，它和一般竹子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的小枝上，長滿了尖銳的刺，所以先民多半會在村莊或房舍的周圍種植，以防止外人的入侵，在先民當年拓荒開墾的年代，叢生的刺竹，可是肩負著保衛家園的重責大任。」

刺竹的高度約有 15 公尺，竹稈密集叢生，稈基部節上有一圈氣生根。枝之節上有 3 枚彎硬刺，在越乾早期，刺會越多且越密集。刺竹的葉子具有短柄，5 至 8 枚一叢，葉為披針形，先端銳尖，基部接近於圓形，長約 8 至 20 公分，寬約 1

至 1.8 公分，邊緣有毛，中肋很明顯，在近基部處生有軟絨毛，中肋兩側各有側脈 5 至 6 條，在靠近葉緣的 2 至 3 脈上，還生有短刺毛。真是令人敬畏有加的植物啊，我心想。

但，再怎麼厲害的東西終有它可擊敗之處。達固湖灣部落最後就是因為清軍最後一次的頓悟-用火攻才能在多次的攻擊事件後，一舉拿下深厚達四百多公尺刺竹林帷幕下的古老部族。

這一把火，燒毀了達固湖灣部落，也將撒奇萊雅族燒進歷史洪流之中。兩軍戰後，族中大頭目辜木·巴力克（Komod Pazik）慘遭清軍「凌遲」割下全身肌膚、頭皮、眼珠，以殺雞儆猴，頭目之妻：伊婕·卡娜邵（Icep Kanasaw）亦被處以大圓木壓碎身體的極刑，並強制撒奇萊雅族人遷社，許多族人被迫隱身在阿美族尋求庇蔭，加禮宛戰役後，撒奇萊雅族幾乎滅族。族人為避清軍追殺滅族，流離失所、妻離子散，開始了一百多年來隱姓埋名的流浪旅途。四萬七千多個日子過去了，千百個為了保衛家園而犧牲生命的先祖們，始終無法獲得奉祀。族人因此追祀辜木·巴力克夫妻為火神，並藉此火神祭奉祀所有犧牲生命的先民在天之靈。

淡金的暮靄梳理著殘拂在山頂上的雲鬢，戰地的歲月就侷限在這個特定的空間裡，每每聽到這個故事，眼角總是噙著滿溢的淚水；曾經喧囂一時的強盛部落荒頽不起，撒奇萊雅的春天會在哪裡呢？

冗長的準備工作中，我大都做採買等總務性質的工作，這次因為有仿作火攻的儀式，我們必須築作一面紙作的城牆，因此我到處蒐集紙箱，在竹作面板後一個一個疊起紙箱；幸好有撒昀在場幫忙，否則我得工作好幾天才能完成。

大太陽底下我看著部落裡的耆老和少數的幾位年輕人忙進忙出搭蓋火神塔，留在竹塔四周茅草是最後鋪在塔頂上的材料，撒昀一邊忙著幫我架疊紙箱一邊還得忙著指揮耆老們工作的進度，她大聲的吆喝著：

「叫你們酒喝少一點就不聽！你看，現在還在搭竹子，茅草都快被太陽燒完了還沒鋪上去屋頂。」

部落耆老各個乖乖的像隻小狗似的，挨了個悶棍也不做響，還偷偷的瞄一瞄我，天曉得他們怕我將米酒收起，因為工作完以後他們還想藉著酒意來消消暑呢！

我問撒昀祭祀時還需要甚麼特別的祭品嗎？

「香蕉葉吧！黃德勇頭目在今年火神祭舉行前，因為感覺前三次祭典中，有許多

祖靈都沒來參加，還特地去請教族裡的巫師，希望瞭解原因；巫師說，許多祖靈因為達固湖灣戰役時受傷，或是沒有衣服穿，不好意思進來祭場。頭目瞭解原因後，在祭典迎靈儀式時，特地要求我們準備香蕉葉，做為祖靈遮蔽用的衣服，希望讓祖靈能安心進入祭場。」

我只知道朝向東方生長的香蕉葉最主要的驅鬼與治病法器，現在才又得知祖靈們需要它們作為遮蔽身體的法器呢。

但為什麼要朝向東方呢？我故意再問。

「我也是聽部落裡的老阿嬤說的，應該是因為東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代表潔淨、力量與偉大的母親吧！」

撒昀講得還真好，不像有些人直稱她是傻孕-傻傻的懷孕…，人家未婚也不昏頭，只不過一次打錯字誤植名字，變成好笑又好記的代言人了。

準備工作總是繁瑣令人煩心的，準備祭品的同時我一邊打電話請羿如幫忙寫新聞稿，還要一邊寫祭詞的譯稿，免得記者先生們寫錯了貽笑大方。祭詞也是一大學問，有時候我聽不懂一長串的冗贅又有深度的祭語，就想偷懶少寫幾個字，竟被部落自治委員會的委員長黃金文先生當場抓包：

「祭詞是很嚴肅的，代表人與靈的溝通，如果不小心的話，除了惹來惡運以外也會帶來部落的厄運，不可不慎其事啊年輕人！」

所謂「祭詞」是一種與上天神靈溝通，或與死去的祖靈互動時所使用的一種特別的語言。小時後自己的阿嬤巴奈·伊蘿就是祭師，邊唱邊用幾個常聽到的母音重複誦唱，但是歌詞是非常有著深遠的意義的。例如她會用自己或者長者傳唱千年的音域唱著：

天上的神靈啊！我站在天地之間，由下而上虔誠的向你們祭拜呀！

神靈啊！讓我們唱歌給你們聽吧！在上的神靈、在左右祭祖靈

請聽我唱著慰藉你們靈魂的歌曲啊！

祭拜的物品請你們慢慢享用，它們代表在人世的子孫對你們真誠的崇敬與敬仰。

我們希望在誠摯祈福的儀式中祈求您

讓大地風調雨順，讓部落五穀豐收，讓生病的人們祛病消災，讓勤勞的百姓吉祥如意。

根據祭詞在整個祭儀流程中出現的脈絡裡來看，不僅可以看出祭詞在祭儀文化中

所隱藏的意涵，更能詮釋豐富且複雜的文化內涵。

有時候阿嬤也很有創意，並非千篇一律的傳唱同樣的祭詞，隱約詭秘、怡然且真切，令不解事的我不禁正襟危坐，靜聽那盎然生機、廣袤詭秘的詞曲。

十月的周末向晚，族人收起田裡的工作紛紛穿著傳統服飾，安靜肅穆的走入祭場。在煙火瀰漫中，擔任祝禱師的撒昀，以蕉葉鋪地以豐盛的祭品迎接在天的祖靈，並向天地神靈一一撒酒致意；口中默念的祭語表達著對土地的謙卑，連靜止的風也一一屏息在林間，好讓在場的族人能在祭詞的詮釋中回到先人的歷史深處。在漸黑的暮色裡，初臨這一場景色，使我感到怔忡猶疑，時光荏苒倒回十八世紀，我們的靈魂深處被引領走入一個不可知的靜謐世界。

在太陽下山前，要完成所有儀式。儀式分為序曲、迎曲、祭曲、火曲、終曲五道程序，在撒昀的祝禱後，頭目、長老及五位使者依次帶領完成祭典。族人們圍著火繞成圓圈，以不疾不徐的舞蹈以及略微低沈的歌曲展開慰靈儀式，正式揭開了火神祭的序幕。在祭典最後，頭目帶領族人，拿著家戶祭品到茅草祭屋前，代表敬重祖先及神明，最後再用火燒掉茅草祭屋，熾烈的熊熊烈火代表族人滿心的盼望與祈禱，祭屋在最後的倒塌聲中恰似無盡的新愁傾瀉，一股怯懦而慌亂的感情也在血液中迴轉，許多舊事從暗處強烈的湧向心頭，直到祭典的最後。



祭典儀式中有紅、綠、藍、白、黑五色使者祈福。

祭典儀式中有紅、綠、藍、白、黑五色使者祈福。紅色使者以紅墨在額頭開啓靈魂之眼，迎接火神，傳承智慧；綠色使者以刺竹除穢，藉由刺竹拍打，去除厄運及晦氣；藍色使者以酒解除族人心靈與智慧的鳩渴；白色使者代表火神光照，透過點燃火把，表示祖先交付的薪傳，並為族人點燃光明的未來；黑色使者則以炭塗黑表示隱身，讓惡靈、厄運無法靠近。儀式中祝禱司為族人以酒沫蕉葉表示護身，而族人持火把巡禮繞圈，體驗及追緬先民落難情境。在祈福儀式後，舉行火葬儀式燃燒火神花棺，祈求火神的靈魂能與族人一起浴火重生。

總在這樣的時刻，那種經驗的灼熱瞬即襲上我的衣領、我的心上。使我感到些許顫慄，也感到些許難過，甚至不忍抬頭去看燃燒中的火神花棺，唯恐烈火的聲音細數我們過去被火吞噬的一切。而撒昀一如往常，在煙火瀰漫中，堅定屹立如山，脊背因著這幾年正名運動遭遇的折磨，磨得更為筆直。她到底是怎樣的一位女孩呢？從正名意志升起的那一刻，她就一直在我們身邊，一心一意、不離不棄，中間遇到多少困難、他族或本族人們的大聲撻伐與唾棄，她總是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回首來時路，一路上的艱辛困苦倒像是一種見證，讓我們夠勇於面對現實的意念。過程中我們一起打氣撐過總總劫難，當頭上的棒喝，如今轉為腳下順暢的步調，雖偶有陣陣冷雨寒風襲來，但，我們仍一起走過，無怨也無悔。

剃頭女孩——撒昀·武荖（sayion bolau）

這位年紀尚輕又不懂打扮的小女孩，竟有如此撼動人心的巾幗胸襟！

第一次看到撒昀，我正考完試心虛的回到家中，站在人群中張望這群有些熟悉有些陌生的臉龐，當時大家已用完餐，而我這個女主人家才剛到家。其中正在發言的就是今天為這個盛會負責煮飯的撒昀。

她將一頭秀髮簡單的束在腦後，靠在廚房門口站著，正用著一位小女子的溫柔且堅定的詞彙說著：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團結起來，為這個族群、還有這位已經奮鬥一輩子的老人家。」

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的望向校長的遺照，上面寫著：校長走了……

「如果我們從今天開始接著校長的腳步走，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完成校長未竟的職志，請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

人群中有些人發出共鳴，但有更多的噓聲四起，彼此之間的討論並未蓋過撒昀堅定如山的堅持。我靜靜的怔立在這場詭辯的氣氛中不能自己，望著這位年紀尚輕

又不懂打扮的小女孩，竟有如此撼動人心的巾幗胸襟，懷抱多少風雨後的族群哀慟裡，振聲討伐時代的浪潮與一群群龍無首、正在茫然的年輕學者們。

心想，她到底是位怎樣的一位女孩啊？

散會後她勤快的收拾桌上、地上的杯盤狼藉，親切的和大家話家常，雖然眼睛裡仍帶著一場激辯後的哀淒，我不好意思的在她身旁幫忙，想要掩飾心裡的不安與愧疚。

「這裡有的是博士候選人，有的正在就讀碩博士，各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就不趕快下定決心，定下有效的策略進行復名運動呢？」

她料理家事的好身手和一口流利暢快的對談令我怔然！不知是因為她的發問還是因為她是如此的直接令我不知所措。

「會不會妳太心急了！他們以為今天只是來吃吃飯，療慰心中對逝去老人家的思念而已！」我試著好好解釋，心想她大概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我們原住民就是這樣，凡事慢吞吞的，再拖下去，有心的也都會一起沉淪啦！」

要不是伊央來打圓場，她可能馬上就會發現我也是她口中的那些慢郎中與沉淪者。

「在你旁邊的就是督固的太太-李校長的媳婦啦！今天因為她有事所以才叫妳來幫忙煮飯。」這時，她才怯生生的立刻說：

「大嫂您好！」

「今天妳辛苦了！雖然我不知道妳是誰？但是我真的要謝謝妳。」

「她是我們的阿祖啦！」伊央（督固的弟弟），表情風趣的說著：

「我的阿祖就叫撒昀，沒有人敢叫撒昀的啦！」

撒昀對伊央輕瞄了一眼，他們似乎頂熟的互相戲謔著。

「大嫂，今天我是自願來幫忙的，我在原舞者工作，很想為這個族群做一點事。」

過了這麼多年，那一幕恍若昨日，撒昀呀撒昀，妳做的哪裡只是一點呀？！

再看到撒昀，我們在花蓮市國福部落的社區活動中心準備開會。她的頭上包覆著深色頭巾，已經坐在會議中心，看到我高興的打著招呼。

「這幾天，我都在部落裡撿垃圾。部落裡的阿嬤看到我很感動，也有些人雖不怎

麼理會我，但已經注意到我這個人了。」

我本來以為她的頭巾是用來引人注意的，或是當毛巾包覆汗水的。

「我參加過台北的靈修課程，那一堂課我收穫很多，也是改變我的重要轉捩點。」

另一頭傳來伊央的嘻笑戲謔聲：

「撒昀，不要一直戴著安全帽啦，妳以為你戴著會有安全感喔。」

我一邊不解的望著伊央，一邊轉過頭來狐疑的看著細膩裹著頭巾下撒昀。她不好意思的想拿下頭巾，又似後悔的緊抓著巾節處，怕一個不小心掉落，好讓無言以對的悔意在頭巾內的保護下，留有一絲絲小女子的自尊。

「啊呀！你們都知道了。我說我會遵守諾言的，」

這時，她才緩緩的解下層層頭巾，我驚訝的看著她那毫無保留的髮根，藏在俐落的頭型下，緊蹙著的髮根刺尖閃耀著神采，總讓我覺得它們驀地會從某一個角度裡鑽出頭來…。

「幹嘛真的光頭啦！」哈陸也開始發聲，他們曾經是一對，因為某種原因分手，但仍是我們奇萊樂高隊的患難兄弟，昇華的感情，也在不經意的不捨言詞中洩漏無疑。

「我是說真的！」撒昀義正嚴詞的站了起來，會議似乎已經在這場唇槍舌戰中悄悄點燃了。

「當天開會你們不相信，一百零八天後如果我們撒奇萊雅族沒有正名成功，我就光頭給你們看的決心，就在這裡。」

她把頭巾棄置在桌上一隅，似乎讓我們了解，不會再因為某些小女子的理由戴上去了。我的怔然裡有些波瀾起伏的悸動，隨著我的呼吸在胸臆間震盪迴旋起來，那是某種感動和佩服，我相信從今天的每一刻起，我們每一個人都和撒昀一樣，懷抱著赤子之心，正視我們即將邁開的腳步，和天上的神靈、左右親愛相鄰的祖靈，走向漫長無期的正名之路。

凝聚起來的能量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幾個年輕人東奔西討的到處奔波解說、甚至無所不用其極的用不靈轉的族語設法說服族人；三年後的初秋，台北正下著滂沱大雨，族人不畏風雨的決心號召下的隊伍，洋洋灑灑迤邐千里之勢，挺進行

政院原民會前的大草坪，遞交正名申請書。

所有的細節，傷心的、振奮的、還有淚水的、不捨的總總，盡在申請書遞交在主委的手上，霎那間幻化成無盡的感動；震撼滿心的掌聲，在我們努力的過程中成了值得走過的所有理由。

我的小孩-飛亞此時正是無憂的三歲，從花蓮到台北，和我們一起搭著遊覽車經歷蘇花的清水斷崖和北宜的九彎十八拐，高昂的興致和穿著大了一號的簡單族服一樣，背負著一百多年來流離失所下的沉重心情與再次重生的希望。他正在人聲鼎沸和閃光燈不斷閃耀的大廳旁，獨自一個人玩起挑戰堆高的貴賓座椅，興奮的爬上又爬下，毫不知三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祖父-帝瓦伊·撒耘與世長辭人間的一日。

隔年一月，正名之願在行政院長的命令下得到了祝福。正名之後，還有一連串的工作等待我們一一完成，撒昀並未因此停歇，她的腳步就像春日的雨滴般疏落有致，適時淋漓的灌溉在奇萊平原上的每個撒奇萊雅部落裡。



一個我不曾看見過的撒昀，她生命深處的悸動與戰慄我或許不能體會，但當我們並肩走過，她在撒奇萊雅裡創造的革命記憶，都讓我牢牢記得。

「撒昀，妳會不會覺得辛苦？」這一路走來，我心疼的問她。世代住在國福部落的家裡，從沒一個屬於她自己的生活空間，甚至沒有一間屬於她的房間。大專畢

業後，她像旅人一般偶爾回家作客，真正屬於她的不是學校宿舍就是租賃從簡而居的便宜房舍。從小獨立自主，不像一般家中的么女，有著集寵愛於一身的驕縱與依賴。篤信基督教義的父母說她不該和我們這種魔鬼在一起，玷汙純粹的教友心靈。這些日子，我看見她的沉重。

「我如果覺得辛苦，那你們怎麼辦？妳還帶著三個孩子，還要在學校教書，我們一樣辛苦，所以一樣不覺得辛苦…」她的回答令我不禁笑了起來，想安慰她反被她安慰呢。能夠走到這麼長遠的路，不就是因為經歷了當時的迂迴彎曲與交錯。現在我終於忍不住回首遠望，這幾年以來正名運動的重要路口，絕對可以發現撒昀的堅毅身影的陪伴。

相較於撒昀寬宏的革命情感，我畢竟顯得自私且膽怯。很少有一個時刻，我曾好好思索她的寂寞、苦悶、挫折和孤單。在她身旁閱讀她年輕帶點少年老成的臉龐，我情不自禁揭開那心埋藏已久的記憶。在她情緒激盪起伏的每次發言裡，我訝然於一個受時代壓抑、受人們誤會的靈魂，一個我不曾看見過的撒昀，她生命深處的悸動與顫慄，我或許不能體會；但當我們並肩走過，她在撒奇萊雅裡創造的革命記憶，都讓我牢牢記得。

正名運動的歷程中，撒昀還利用僅有的時間考上東華大學的民族學系，用她的影響力感動系上的老師和同學，甚至還帶著我跑到她父親的教會裡發正名運動的傳單，從不畏懼社會輿論的壓力與冗長無止盡的工作，堅韌的生命力有如春風吹又生的連天蔓草，滿眼的遍綠都是重生的希望，就像撒昀。

留了幾年的長髮齊肩而下，一頭亮麗烏黑在撒昀的臉龐恣意的散發成熟自信的神采，這一束長髮陪著我們走過冗長艱苦的正名運動歷程，我想，撒昀應該不會再剪頭髮了，因為我們的決心與毅力跟著她的長髮正隨著時代飄移而源遠流長，儘管歲月流逝，我們仍併肩走過奇萊平原的每一寸土地。

後記

其實，故事還沒有寫完，應該說我是個懶惰的作者吧？！花這麼多日子寫故事，一直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過程中只是希望不要輕易的忽略過去，因此敝帚自珍的慢慢寫了一些，也為這個族群展示它曲折繁複且美麗動人的故事。